●文史漫笔

曹雪芹的黑沙吊子

宋安娜

黑沙吊子为带嘴、有柄的一种烹器，可架在煤炉上或灶膛上慢煨，其材质为未上釉的粗陶砂土，因便宜适用，古时多为贫困人家使用。

贫穷时的曹雪芹也有一只这样的黑沙吊子吗？答案或许是有，也或许是没有，但可以确定的是，他在《红楼梦》中细致地描写过它。

《红楼梦》第七十七回，晴雯被撵出大观园，病卧在芦席土炕上，宝玉去探望，两个从小一起长大的知己做最后的诀别。互换小袄、赠送指甲，这一段，曹雪芹的文字可谓撼人心魄，其中就写到黑沙吊子：晴雯渴极要水喝，“宝玉听说，忙拭泪问：‘茶在哪里？’晴雯道：‘那炉台上就是。’宝玉看时，虽有个黑沙吊子，却不像个茶壶。只得桌上去拿了一个碗，也甚大甚粗，不像个茶碗，未到手内，先就闻得油膻之气。宝玉只得拿了来，先拿些水洗了两次，复又用水沏过，方提起沙壶斟了半碗。看时，绛红的，也太不成茶。晴雯扶枕道：‘快给我喝一口罢！这就是茶了。哪里比得咱们的茶呢！’宝玉听说，先自己尝了一尝，并无清香，且无茶味，只一味苦涩，略有茶意而已。尝毕，方递与晴雯。只见晴雯如得了甘露一般，一气都灌下去了。”

以上文字，除了黑沙吊子，曹雪芹还生动地描写了有油膻气的碗、绛红色的苦茶水和芦席土炕，可见他对贫困生活具有深刻的体悟。其实，《红楼梦》前八十回，有多处对穷人生活的描写。他写乡村农民，既有刘姥姥那样秋末冬初衣食无着的农家，也有二丫头那样尚有些许田产地亩仍需纺纱织布贴补生活的农家；他写城市贫民，有卖了女儿才能养活老子娘的袭人家，也有不惜牺牲儿子人格尊严攀附权贵以谋取生存资源的金寡妇家。他的笔触所及，大到田野农舍、街巷邻里，小到一锅一灶，涉及相当广泛。难能可贵的是，他笔下的穷人不少都具有典型性。精于算计的金寡妇，豪横仗义的“醉金刚”倪二，恨不得鸳鸯做了小老婆、一家子都做小老婆的鸳鸯嫂子，均为古代小说画廊增添了新的人物形象。

曹雪芹写黑沙吊子，创造性地运用修辞对比手法，将“明对”改为“暗对”。晴雯病卧之处与大观园一墙之隔，却俨然两个世界。黑沙吊子、油膻之气的碗、芦席土炕，与怡红院顶级奢华的起卧器具、栊翠庵煮茶用的存了五年的从梅花瓣上扫来的雪水、品茶用的古董茶具，都在暗中做着对比。修辞的对比方法可以通过突出事物差异令形象更鲜明、更具表现力和感染力，而曹雪芹在这里使用暗比，表面看似乎减弱了对比的意图和力度，其实后劲更大，给读者留下了驰骋想象的广阔空间。

我从这段文字中读出了一种安之若素的心态。曹雪芹经历了从钟鸣鼎食、世代簪缨到获罪抄家、瓦灶绳床的人生巨大落差，于贫苦困顿中投入《红楼梦》的创作。脂砚斋有评，曹雪芹以心酸之泪哭成此书，书未成泪尽而逝。痛定思痛，那痛必定是沉淀了，才能从“思”中绽放出绚丽的艺术之花；经过了“思”，最初的痛幻化为文学，也并非表面的鲜血淋漓，而是深层的艺术再现。所以，当书中人宝玉第一次接触到黑沙吊子、苦茶、芦席土炕，他并没有简单的惊诧，而是进行理性的思考。他怜悯晴雯：“往常那样好茶，她尚有不如意之处；今日这样。”从而将对晴雯的怜悯上升到“饱饫烹宰，饥餍糟糠”的理性认知层面。当然，认知上升为理性层面，心之痛不仅没能稍许消减，反而扎得愈深，感知得愈沉重，正所谓“不思量，自难忘”。就是这样一种心态，使《红楼梦》对贫困的描写，表面看平静如水，细思量却振聋发聩。比如金钏被王夫人侮辱投井自尽，王夫人向遗属赠予些钱财后，金钏的母亲反倒向王夫人磕头谢恩；又比如贾芸为摆脱贫穷，低声下气乞求舅舅、奴颜婢膝讨好凤姐、甚至上赶着认宝玉为父。一出出人间喜剧渗透出底层的深沉哀痛，才为整部《红楼梦》烘托出“悲凉之雾，遍被华林”的悲剧气质。

曹雪芹该是用过黑沙吊子的吧？他晚年贫居北京西郊，“举家食粥酒常赊”，那粥便是用黑沙吊子熬出来的吧？

曹雪芹是个充满激情且放浪形骸的人。他才气纵横、能诗善画，性格傲岸、豪放不羁。他的朋友张宜泉在《题芹溪居士》一诗中称赞他：“爱将笔墨逞风流，庐结西郊别样幽。门外山川供绘画，堂前花鸟入吟讴。”即使是这样一位才华横溢的文人、一位愤世嫉俗的叛逆者、一位浊世独醒的思想者，在贫困面前，也有无奈和彷徨。他的至交敦诚在《寄怀曹雪芹》中描述他生活窘况并劝慰他道：“劝君莫弹食客铗，劝君莫叩富儿门。残杯冷炙有德色，不如著书黄叶村。”既然是“劝君”，可见所劝之事发生过或正在发生，此诗可证，“食客铗”是弹过的，“富儿门”也是叩过的。残羹冷炙不仅是食品的状态，曹雪芹所体悟到的生命的窘迫感，是对他躯体和精神的双重打击。他弹食客铗时，眼前是否浮现过贾政那些清客相公詹光、单聘人嘴脸？他叩富儿门时，内心的挣扎会不会演绎出刘姥姥一进荣国府的羞惭和忐忑？今天，我们不必为尊者讳，就因为有了亲身去叩富儿门、亲手去弹食客铗，《红楼梦》中的穷人们才具有了鲜活的艺术生命。

在整部《红楼梦》里，黑沙吊子是个微乎其微的细节，极易被忽略，但它却印证了一个重大文学创作规律，即看一个作家是不是有生活，要看他的小说细节是否丰沛，这是个硬指标；同时，并不是每一个经历了人生巨大落差、靠举家食粥的窘迫处境维持生计的人都能写出好的文学作品。泼天细节在面前，不具有文学感知力、不具备艺术表现力，也是徒劳的。中国文学应该庆幸那只黑沙吊子，庆幸《红楼梦》的作者不仅经历了人生巨大落差，而且恰巧拥有丰富的文学艺术修养。

秋庭稚趣　翟福泽

星期文库

换房、买房和搬家之一

首次搬家为修房

贵翔

年过六旬，经历的大事小情，自然不少。从小到大，我虽然没有离开过天津，但竟然先后搬过七次家！说起这七次搬家，缘由各异，有被动搬的，有主动搬的，有的因为修房，有的因为换房，最多的是因为买了新房。而最后一次搬家，则是因为退休。

1976年7月唐山大地震，天津也是灾区。我家所住的大杂院，也有几间房子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损坏。大约过了一年多，忽然传来要把我们这个院子原拆原建的通知，要求居民自找临时住房，于是我便经历了人生中的第一次搬家，那一年我12岁。

那时家家户户都是一间屋子半间炕，哪来的闲房？还真别说，邻居们都有辙，没过几天，院子里搬走了一大半儿。我们家搬哪去呢？当然是我父亲想辙，他当时在一家煤业商店工作，就在煤店里找了一间空房。

搬家那天的情形，那叫一个独特。由于那时根本没有专业的搬家公司，加之路途不远，运输工具用的全部是拉煤的小铁车，帮我们搬家的人员都是父亲所在店里的职工。那种小铁车大约两米长、一米半宽，除了车轮子，都是铁的，能放十个煤筐，1000斤煤球。用这种车拉家具和生活用品，当然非常方便。那些平时拉千斤煤球的师傅，都是大力士，拉大衣柜、五斗厨和床架、床屉，仿佛大马拉小车，轻松自如。那天上午，从9点多钟开始，一辆辆拉煤铁车，装着我家家具、包袱、厨具，从我家居住的那个大杂院鱼贯而出，总共有十几辆之多，引得胡同的邻居和马路的行人驻足观看，这场面在当时来看，说它壮观，也不过分。

不到中午12点，我家的所有家当，被平安地搬到了煤店。就在煤店的院子里，父母支起两张大桌子，从附近的一个小餐馆端来十几个炒菜，用烧开水的大搪瓷壶打来生啤酒，大家边吃边喝，既是慰劳帮忙搬家的众位同事，又算是给我家温居，好不热闹。

白布帐子

王 英

小时候，管电影幕布叫“白布帐子”，那时候每个公社都有自己的放映队，放映员是骑着自行车下乡放露天电影的。

夏夜，村里放电影次数最多。一旦在某天下午看到村里的广场挂起“白布帐子”，最兴奋的就是小孩子。早早扒拉完晚饭，有的扛着长凳，有的提着马扎，争先恐后往广场跑——帮家里人去占最好的观影位置，没占到好位置的，就只能远远站着。

由于是露天放映，所以常有一些不期而遇的“惊喜”。刚才还是星光灿烂，转眼间就飘下雨滴，起初大家还把衣服顶在头上痴痴地不肯走。不一会儿，大风裹挟着黄豆般的雨点，劈头盖脸地打来了，“白布帐子”也被风儿吹拂得像浪涛上的小舟。电影无法继续放映了，大家才不情不愿往家跑。

不过，多数时候，全村人挤在一块“白布帐子”前，更多的是热闹和欢笑，大人叫孩子闹，嘴里还嗑着自家炒的瓜子。风从田那边吹过来，带着庄稼的香，吹在脸上，那感觉那味道，怎么也忘不掉。

相亲危机

马海霞

前天下班，同事小颖去相亲了。第二天上班，我问她相得如何，她苦笑着说：“别提了，介绍人安排我俩去餐厅吃饭，他一个劲儿点菜，吓得我饭没吃完就走了。”

我笑着接话：“头一回见面，小伙子大方点儿，不就是想给你留个好印象嘛。菜点多了是有点浪费，但至少说明他不是个抠抠搜搜的人啊。”

“哪儿跟哪儿啊。”小颖垮着脸吐槽，“他要是不点那么多，我安安稳稳也能把这顿饭吃完。可他一个劲儿点，我劝都劝不住，这才谎称有事，菜都没吃几口就走了。”

见我疑惑，她赶紧解释：“一见面我就没相中他，本来打算这顿饭我俩AA制。可他八成是看上我了，点的全是贵菜，没个五六百块下不来，远远超出了我的预算。头一个菜刚上桌，我就借口去了趟卫生间，给闺蜜打电话，让她十分钟后冒充我领导打过来，说公司有急事，催我赶紧回公司。”